

人与山的相遇,恰似人与人的相逢

□温涛

最早对山的认识,是小时候爸爸妈妈说“上山”。

在老家,到地里干农活,不说下地干活,而多是说“上山”。

其实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而是典型的胶东丘陵,没有山的高大与险峻,海拔并不高,只是敦厚缓和地相续,绵延。丘陵之间是山沟、水库或者洼地,高处的土地是顺着丘陵一层一层地开出来的,通常相对贫瘠,浇水不便利,大多是靠天吃饭。祖祖辈辈都是在这样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上山基本是劳作的同义词。

除了丘陵,家乡也有真正的山,主要是花岗岩。老家招远盛产黄金,金矿就藏在老家北面那些远山里面,村里至今还有人去做矿工,干的是最繁重的挖运矿石的体力活。高考结束后,曾经与一帮好友,骑车几十里去玩过,矿洞没下去过,但见过挖矿的小火车,据说还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矿洞口夏天都呼呼地冒凉气。

目之所及的远山,对于那时的我,基本也是最遥远的所在。

那些黛青的山影,与云朵、朝霞、晚霞辉映着。我经常站在村头的高处,望着这些山,想象着山外的世界有多远。

后来外地求学、工作,真的走

出了那些山,并遇到了更多的山。

工作之后,跟妻子两地分居,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家,先是安在了泰山脚下,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有十多年的时间,聚少离多,一直在济南泰安之间往返奔波,每次快进到泰安境内的时候,泰山巍巍的身影扑面而来,就意味着快到家了。

泰山总是静默,但来去之时,她却仿佛是在欢迎与送别。就这样,我来来往往,一次次与泰山相见又离开,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

现在搬离了泰安,前段开车路过的时候,又远远地见到泰山,忽有时光交错之感,觉得如同老友一般亲切,还小小地感慨了一下。转念一想,恐怕泰山应笑我多情吧。

山只是自然的风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山被赋予了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历代的文人雅士喜欢写山、画山,黑白浓淡的水墨,就可以勾勒出山山水水的气象万千,再点上一两个人物,天人合一的意境就有了。在佛家,山被赋予更深奥的意境: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仍是山。

山是包容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头百姓,都一视同仁。泰山岱顶石刻众多,风格各异,在“雄峙天

东”和“孔子小天下处”碑刻相邻的石壁上,有康熙写的“果然”二字,字不大,也不醒目,三者放在一起相互映衬,颇耐人寻味。岱顶还有一方民国的石刻,并不起眼,“眼底乾坤小,胸中块垒多。峰头最高处,拔剑纵狂歌。”这该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吧。帝王远去,书生不在,只有山依旧。

但人对山还是有分别的。有一年,带着“归来不看岳”的万千期待,去了黄山,结果恰逢旅游旺季,山下等索道排队用了4个小时,人困马乏,到了山顶,兴趣消耗大半。看到山巅石头上刻着的“一览众山小”,总感觉不合时宜,这明明是写我们泰山的嘛!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人生的旅途上,我们要走很多的路,也会遇到很多的山,有的是擦肩而过,有的驻足远观,有的一见如故,有的相知多年,有的甚至一生都不会遇见或者再见。

人与山的相遇,恰似人与人的相逢。即使是同一座山,不同的时间去,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不久前看到一句话,“人生无常,宛如夕颜之甘露,行事遇人,应保持一生只遇一次的心情。”

人如是,山也如是吧。

我命运不佳——在公社(后改乡镇)干了不少年,因非公务员,1999年乡镇机构改革中成为下岗分流对象。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久又在县新闻部门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差使”——成为一名县级新闻记者兼编辑。此时的我,倍感精力充沛,直觉到了创作盛期。于是,我加快了“爬山”的脚步,增加了创作的门类。除了继续写些小小说(包括近年来兴起的绝句小说),还创作了不少曲艺作品。除在当地文化刊物上发表了根据宗圣曾子的传说故事改编的十二集戏曲《南武山下》之外,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山东琴书《打工返乡事一桩》、《美德少年感世人》、小戏曲《亲家会》等;在国家级刊物上也发表了多篇作品。

文学之“山”,到底有多高,我不晓得,也不过问,只相信“有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回报”。

眸一望,以往的记忆常常是只鳞片羽,甚至空白一片,我意识到任何新兴事物红火之后都会被时间的沙砾掩埋,我有责任写出这段历史。

文化催生了激情,激情给我继续攀登的动力。于是我又开始动笔写书,经过一年多的广征博引,《我和带锯二十年》这本5万多字的书出版了,她记载了国内外带锯发展史和我在山东捷足先登的快乐与艰辛。这本书成为我国带锯业第一本读物,很快在行业中传开。有家外企来信一次要100本,他们说要把这本书当做员工入门教材,让员工学习书中那种不达目标不罢休的执着精神,要把书中洋溢着的那份激情灌输到员工身上。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满怀激情,登上了心中的大山,开创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此生无悔矣!

老娘晚年拿起笔

□庞洪锋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俺的老娘心中的一座山。晚年的老娘,拿起了笔,作起文来。对社会有益的事,多做。这话,娘老说,老说。

1935年12月30日,娘生在一个农民家,村子叫临清县康盛庄乡兴安集村。娘打小去她的姥娘家住,村子叫侯寨子。这是个闻名鲁西北的抗日堡垒村,曾让汉奸日寇闻风丧胆。她的舅舅们闹起革命来,不怕牺牲,不怕掉脑袋。这样的氛围,让娘比同龄人成熟了些。小小年纪,做大人的事,送信递情报,让去就去,从不误事。她的舅舅们都疼爱这个叫平的外甥女。二舅更是,二舅叫梁冠瑞,一个对革命掏心掏肺的游击队长。后来,二舅供娘去念书学文化。那个时候,当爹娘的极少让闺女上学堂。二舅供娘念到高小,识字的娘后来考成了公家的人。娘为公家做事是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娘很关注公家的事。

娘第一篇文字写于2013年10月12日。三页信纸,让晋捐给俺。晋是俺的外甥。和俺在同一个城市做事。晋说他姥娘写的是对过去的回忆。

俺当时没设马细看。心想:这可不是个轻省活儿。码字作文难老鼻子了。娘只有高小文化,都快80岁了,而且平时又很少动笔,尤其写的又是70多年前的事,多不容易啊!能写成句就不错了。俺心里嘀咕着。该干吗干吗去了。

过了好几天,当俺有一搭无一搭地浏览娘写的文字时,汗颜自责的情绪袭上心头,除了惭愧得无地自容外,还有惊喜和佩服。娘写的文字竟然那么通顺,思维非常有条理,一气呵成,读来舒服极了。那文字,字里行间既有对她的二舅梁冠瑞的敬佩和怀念,也有对残暴凶恶的鬼子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愤恨和谴责。俺意识到,娘是蘸着感情写的。

为了完成娘她老人家的的心愿,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那些事,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珍惜它,保护它,俺虔诚地为娘梳理着那文字,特认真。

其实,也只是删改了一个句子(就是这个句子后来也遭到她老人家的抗议),再就是加了个题目。2014年6月17日,这篇文字以《那年闹鬼子》为题在晚报发表。连身边的年轻人都说有感触。

娘几次说,不写了,写一次哭一次。俺听了,心疼。俺没劝娘写,也没劝娘不写。俺想,娘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只要娘觉得有兴趣。

娘陆陆续续地写了。2013年12月6日《四舅负重》、2014年2月20日《父亲的生意》、2014年3月29日《地下党员老梁》、2014年5月16日《四八年三月初八》。题目是俺加的。

娘晚年,用笔对这个社会做了件有益的事。2014年9月26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作协发的证书中的张秀兰,是俺娘亲。

俺对娘,高山仰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

(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命题嘉宾 邱华栋

只顾攀登不问高

□张庆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嘉祥三中读书时,因作文写得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随之,便产生了一个要当作家的梦。

那个年代,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几乎每册都有鲁迅的文章,不知不觉,我心里竟然冒出了一个狂想,且写在了日记本上,曰:“鲁迅生长在黑暗的旧社会,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我生长在光明的新中国,条件比他优越几百倍,难道就不能成为文学家吗!?”

抱负如此之高之大,使我觉得“文学之山”既神圣又不难攀登。于是,我沿着我心中的这座“山”,痴痴地攀登起来。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按时完成之外,我还建立了一个“课外创作本”,每星期至少写两篇七八百字的文章。

正当我雄心勃勃地“爬大山”时,“文革”的浪潮扑向校园,同学中除几

个“根正苗红”且“表现出色”的被推荐上高中之外,其余的全部回乡务农,我就是务农队伍中的一员。

眼看“文学梦”就要破灭,我不愿就此“善罢甘休”,便“抄近路”出发——给县广播站投稿。投了几次之后,终究有一次投中了,并且在播送我的稿件时还念了我的名字,我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打那以后,我投稿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或许是“村中无大树,茄子称大王”吧,那个时期因为我们公社没有写稿的,我这个“写稿迷”也就在当地有了名气,1975年夏被公社从村里抽调过去,作为一名拿低工资、买工分的“半脱产干部”使用。自此,我“两条腿走路”——明里搞新闻报道,暗中加班搞点儿文学创作。这样能在报刊杂志上断断续续地发表点儿散文、小小说、民间故事、诗歌之类,算是“爬山”没止步。

了一份《山东锯业通讯》,广泛散发,并刊登征稿启事,让刚刚使用带锯的厂家现身说法,一经刊用便寄发稿费。

我把一张很大的山东地图挂在墙上,上方写着:“誓把带锯红旗插遍全省各地市”,每去一地推广成功,就把一面小红旗插上去,我雄心勃勃地奔走在山东大地上,地图上红旗越插越多,甚至连周边省份也被我“占领”了,那种攻城略地的胜利喜悦,让我早就把推广过程的艰辛丢在脑后了。

我的做法被朋友们传开,电视台的贾爱民编辑闻讯登门,了解情况,随后,邀请我参加《从头再来》访谈栏目的录制。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当了电视嘉宾,与主持人白海面对面对话,说到精彩处,录制大厅的观众席上响起阵阵掌声。这期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

有辛劳就有收获,带锯逐渐在各地普及,我所开创的“锯业”也吸引了更多的从业人员,原定目标已经实现了。回

激情,助我登上人生那座山

□韩庆祥

三十多年前,我从企业调入机关,总想成就点事业。在碌碌无为的日子里,我接触到一种新兴的设备——双金属带锯,这种设备是发达国家刚刚推广,我国刚刚仿制的。我凭着在机械行业几十年的阅历,认定这不单纯是一种工业产品,而是金属切断技术的一场革命,它会促使现有的切断设备全部淘汰,社会效益巨大。但是环顾省内外的行业动态,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很为自己发现的商机而振奋。思忖再三,决定把推广这种节材、节能、高效的新型产品当做有生之年的攀登目标。

怀揣着这份激情,我毅然在50岁那年离开令人羡慕的局级机关,去完成这项“登山”使命。

起步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我没有动摇,我把带锯的优势写成宣传材料,根据全省电话号码簿提供的地址,寄往一家家工厂企业,最多时一个月发出200多封信。我还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办



【下期征文预告】 离 家

命题嘉宾:宋遂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命题说明:“总要去陌生的地方遇见陌生的人/总要遇见巨大的/空旷/我怎么能够告诉你/我在这巨大的空旷里想起你/而低声哭泣”,诗人洗炼的语言,写不尽亘古不变的离家愁绪。你是否有过离家的经历,前路未卜之惑,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或踌躇满志,或感心满怀……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